

代写情书

□李根萍

二十六年前的冬夜，江浦老山深处的军营里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。

我躺在宿舍温暖的被窝里津津有味地读着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时似乎听到有人敲门，我拉开门，昏黄的灯下站着战友张冬水。

“秀才，这么晚找你，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。”他用力将大蹄膀往我桌子上一撂，大声对我说。

张冬水是连云港人，在单位分管后勤工作，他是想请我给他对象回封重要的信。听说我喜欢吃蹄膀下酒，特地托人从山外捎回一个。单位的战友都知道，他在老家找了个漂亮的小学女老师。

张冬水难过地告诉我，这个小学女老师嫌弃他整天呆在深山沟里，难得回趟家，她来部队也不便，得转好几趟车，加上她家里也极力反对和他处对象，从近期收到的几封信来看，女方和他大有“吹灯”的危险。张冬水茶饭不思，想回去又请不到假，无奈只好给女方写信，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写得不满意。我那时也没恋爱经验，但在政治处当干事，在单位算得上是个“秀才”，故常有人请我代写情书，尤其是成了几对后，名噪一时，常应接不暇。

我泡上一杯热茶给张冬水暖和暖和，然后立马拧亮台灯，铺开稿纸，以他的口气，开始给这个小学女老师回信。为在信中显示点文才，我从书架上搬来唐诗宋词，还有几本言情小

说，右翻左找，最后琢磨再三，决定将卓文君写给司马相如的信修改后做开头：一地相思，二情煎熬。虽说认识三四月，晃如五六年。一周七天茶饭不思，八行书托鸿雁传家乡。九月天人比黄花瘦，十里山路，望眼欲穿。今夜百思想千思念，万般无奈徘徊在雪夜……

张冬水听我念完这几句改写的诗，十分满意。接着我在信中告诉对方，两地分居只是暂时的，正好趁年轻安心干点事业，只要执著努力，将来就一定会有美好的前程，还引用了几个类似的励志成才故事。我在中间巧妙介绍了张冬水在部队的表现，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她的热心鼓励和关心……洋洋洒洒写满了四张纸，等张冬水抄写完毕后，已是次日凌晨两点了。

小学女老师收到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后，对张冬水的态度果然有了转变，也很快回了信。往后张冬水每次回信，我都不厌其烦地抽空指导，女老师在字里行间一次比一次对他有了好感，升高了“温度”，还主动与张冬水一起做她家里的工作。张冬水为写好情书，也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，将我书架上的书“啃”了一大半。

第二年年底，瑞雪纷飞的冬季，瓜熟蒂落，张冬水与这个女老师真成眷属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红娘。后来，张冬水在组织的关心下，调回了靠家乡近一点的部队工作，还升至了团级干部，这位女老师也当上了学校的校长。

代写一封情书，续上美好姻缘，真乃一生幸事。

微观

毕业照

胡春华

打开旧相册，看到昔日发黄的毕业照，一时间仿佛被一只大手拉入了时光隧道。如果真的有时光机，你愿意乘上它回到旧日的时光吗？

从小到大，每一次拍摄毕业照，都代表着一次进阶成功。我们像是闯关的一个个小怪兽，闯了一关又一关。当我们拍摄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张毕业照时，老师告诉我们，你们终将要踏入社会了。

照完最后一期的毕业照，有人欢笑，有人愁。大家成绩各异，前途未卜，今后的漫漫长路显得苍茫无助。结束了学生时代，再也不会有人告诉我们：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毕业了。我们踏上了社会，犹如踏上了一所更大的考场，何时毕业，身不由己。

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考场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考试。所以，莫以高考的成败论英雄，成也好，败也罢，这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起始和拐点。

糖果童年

肖进

山那边的小镇，每逢周日赶集，那是童年的我最盼望、最快乐的日子。赶集回来的父亲，会变魔术，从各个衣服的口袋里变出一颗又一颗的糖果，花花绿绿的糖纸在灿烂的阳光下，闪烁着美丽而诱人的光芒，糖未入口，心已甜透一片。

有一天，做了一个很美的梦。梦里的父亲告诉我，以后每天他都会去小镇上，每天都给我带糖果回家，我兴奋得围着父亲又蹦又跳。尽管，只是一个梦，醒来的我，脸上仍然挂着和糖一样甜的笑容。一颗颗糖果伴我度过了童年里一个个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多年后，我成家立业，生活不再多姿多彩，无形中有了太多的远忧和近虑。岁月的痕迹，悄然间爬上了我的眉梢，时刻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事，童年的纯真与糖果的甜蜜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渐行渐远。

孩子的生日，我带他去买礼物，偌大的超市，他跑了两圈，只买了一颗棒棒糖，高兴地搂住我胡子拉碴的脸，亲了又亲。孩子快乐的表情，让我潸然泪下，我多么希望自己依旧还是个喜欢吃糖的孩子，没有忧虑的心，没有痛苦的泪。

喜欢瘦的

沈锴涯

谈了半年的男朋友和我分手了，我很伤心。我想知道他放弃我找了个什么样的，经过打听，说是喜欢上了他们工厂的一个女孩。我鬼使神差走到了男友的工厂。我想看看那个女孩到底长什么样，当他带着一个180斤的美女一起出来时，我知道我彻底没有机会了，他还是喜欢瘦的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2@126.com



《天路系列·一》周德伍木刻

如水的日子

□雨山

厨房的水龙头坏了，水像脱缰的马哗哗地奔流，急匆匆地冲向盆，又从盆里很快溢出来，向下，沿着管道你争我挤地流个不停，这一突如其来景象竟然让我不知所措。

仿佛无意中窥见了时光无形的姿态，又仿佛行进中背后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拉住，只得愣在那里。长久以来，日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一秒秒一分分一刻刻地像流水一样逝去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忙碌中也似乎真的无暇看一看，摸一摸，简直到了忽略的地步。我往水壶里、锅里、洗手盆里、鱼缸里、花盆里装需要的水，用它做饭、洗漱、喂养生活气息中的新意，用时打开，用毕关掉，没什么可说。然而现在，我是无能无助的水，无比极端地冲向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。在时间面前，人大概就是这样渺小、无助。

家中水管总开关的位置几乎被完全遗忘了，它躲在厕所阴暗偏僻的一角，被废弃的牙膏皮、塑料管和一些过期杂志压着，已然锈迹斑斑，记不得方

向，用力拧，反复拧，费去不少的劲儿，世界终于静下来，时间被扼住了喉咙。

接下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什么也不干，把音乐开到比平常大，足够自己淹没其中。莫名其妙的，我就感觉到双眼里有两股河水在淌，在跃跃欲试，竟毫不顾忌地破堤出来。我的面颊能感觉到这里面沉淀、承载了太多的东西，比现实的河更宽、更急、更冲动、不容易截止。

女友催促我去买新的水龙头，嘴里一字一句地念叨着：小小的水龙头坏了用水真麻烦，从厨房跑到厕所打开总开关，又要跑回厨房接水，快好时再跑到厕所去关总开关，平时没觉得多方便呀！由此我想到生命，平时没觉得多精彩呀，而当它停止的时候，有关这个生命的人和事一股脑全要遭受一番折磨。还有我的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师长们，平时没觉得多思念呀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，我还是老样子，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因为故障短暂停歇，我贪婪地坐在音乐中忽然万分地想念他们。

怎么也想不通，如水的日子是那么长，又是那么短。

那时写稿

□王慧骐

想起四十年前初学写作时的一些事儿，颇觉有趣，仅记一二。

那时我在一家纺织厂干机修工，“三班倒”。硬碰硬干足八小时，下了夜班竟无睡意，还能吭哧吭哧写上半天稿。没钱买正规的方格稿纸，车间里宣传员贴墙报裁下来的一些边角料，我讨来用以誊写稿件。那会儿给报刊编辑部投稿可以不用贴邮票，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“邮资总付”几个字（相当于现在快件的“到付”）即可投入信箱。信封我大都将编辑部寄来的反面糊好再用。还曾把父亲吃中药的药袋改造成了大信封。

投稿全是瞎撞，谁也不认识。幸运的是碰到了不少好编

辑。记得第一次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诗（那是1975年4月26日），还闹了个笑话，这位不知名的编辑，见我写的是有关纺织厂的内容，又看我名字里有个“慧”，便望文生义地在我名字前冠以“女工”字样。印象中，稿费发放最早的省份是广东，1975年3月我在《广东文艺》（《作品》的前身）上发了一首赞美少年体操表演的诗（有40行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），一个月后收到了平生第一张通过邮局汇来的稿费单，好像是8块钱（那时我每月的工资也就18元）。这事在我当时工作的厂里成了件大家议论的新闻，熟识我的师傅和同事开心地闹着让我请全车间吃糖，我还真跑到厂子附近的南货店里买了两斤糖果请了大伙的客。

买衣服这件事儿

□桑云梅

沉寂两个月的“购衣癖”，重又发作，且来势汹汹。疯狂地、喜滋滋买回十几件衣服，花费不菲，再看看偌大家中我的衣服堆积如山，老公和儿子的衣服只占据小小一角，刚刚的兴奋劲儿立刻被消磨下去。

老公常说：“幸好，你对我不像对衣服那样喜新厌旧。”以前，他一见我穿新衣服就问“这件衣服又是什么时候买的？”“早就买了呀！”以至于后来他对我不断更换的新衣已熟视无睹保持麻木。奇怪呢，为什么女人对衣服怎么就那么喜新厌旧呢？穿过两三回的衣服就不想再穿，即使当初特别喜欢地穿过几次之后，也觉得没啥感觉，如果是过了一年再翻出来瞧，简直觉得“怎么这么土呢！”

不可否认，不少衣服是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入手的。贪便宜心理和折扣心理作祟，有时是为了犒劳一下自己，甚至为了打发无聊时光，抱着“怎

么着也要买件衣服”的心态。有个朋友教我，你买回家一件衣服就要扔掉一件衣服，果然是减少积聚衣服的好办法。学习尝试着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，越到后来越会觉得简单生活的轻松单纯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借助物质支撑自己的信心信念。或许，更多地脱离对物质的依赖，会更有自信做好你自己。物质欲望的淡薄，精神世界的丰富。学会更好地与自己相处，和周围一切共处，融入自然对话。那些本身的不完美，负面情绪，内在阴影，还有周遭一些难以相处的关系，不必有求于外物解决，而要依赖身心灵的成长。

图新、购买、囤积，原本就是人类本性。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，“断舍离”将遏止人类这种不知不觉、只靠本能与物品打交道的行为。脱离对衣服的执念，这是一种艰难的自我改变。而我，正在“断舍离”的运行过程当中，已经慢慢发现自己对物品的看法较以往发生了转变。